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日取小

◀號九十三百一第▶

分二洋售●張四號本

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

日十月二十年二十

日三初月一十年亥癸

■本報辦法

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

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

■本報價目

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

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

■本報廣告刊例

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張三角 普

通地位全版則分八格 每格每張一圓

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

■本報發行所

上海新嘉坡小橋頭新嘉坡良晨好友社

◀誌雜的人個綠枕張▶

綠窗潑墨

小說

內容目錄

○簪花人
○貧富之界
○亡國後之愛情

○巧報
○無語
○青樓相士記

○才結
○子佳人
○瀛談

○美酒三杯詩百首
○美人一笑值千金

○萬喚千呼渾不應
○三言兩語便成婚

○怪眼
○美人遺髮

○多夫之婦
○仇視婦女之美術家

○殘疾媒台
○笑與不笑之比賽

○握手接吻之價格
○精神永愛

○狗心之敵
○善睡之美婦人

每冊實價大洋二角

寄費不加

上海新嘉坡小橋頭新嘉坡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

筆記

○一刻鐘之伉儷

○美人名馬

○廚子秦鏡夢傳

○愛國樵夫傳

○貞女小史

○畫家小史

○師弟

○黃兒

○拿破崙之愛情畫

○有詩文諸著雜誌多

○篇。不及備載。附有

○張君小照。全書三萬

○餘言。

張枕綠寶字。不訂潤格。有喜其書法者。請投函良晨好友社轉交。視其誠意而定取潤之多寡。

本社今有普通郵票。計一分三分一角等俱有。自用有餘。擬以換現。特定辦法如下。凡個人團體公司行號日常需用郵票頗多者。請逕向本社兌換可也。
(一) 每兌郵票一元。加贈四分。以酬雅誼。多則類推。
(二) 兌換數目。至少十元。
(三) 所需何種郵票(如一分三分一角之類)若干枚。請聲明。當照辦。
(四) 銀元、鈔票、匯票、本埠當日支票。均可兌換郵票。
(五) 凡郵兌者。雙方郵費。各歸自理。
上海良晨好友社佈

偵探小說 奪標初選揭曉

長竿

荷生同他的妹子小蕙。在他的舅母家作客。已經有半個月。差不多要回家了。一天的早晨。小蕙急跑來向荷生道：「荷哥。我的紫玉環。昨晚放在房裏桌上失了。舅母說是鼠子啣了去。我不信。他說連燈油都攪翻了。我一看是真的。荷哥。你去幫助我找找看。」荷生於是立刻跑到他舅母房裏。四下一望。就說道：「是鼠子啣了去。但不知道鼠子的穴在那裏。今晚把燈盞裏的油添滿些。并且放些香果子

在旁邊。鼠子再來。就可以找着他的穴了。佈置已妥。荷生的舅母着實贊荷生聰明。荷生出了房。因問小蕙道：「舅母每天是什麼時候睡。什麼時候起身。」小蕙道：「伊睡是和我同時睡的。但起身時很早。我從沒有聽見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今晚只裝假睡。無論看見什麼。都不要理他。」小蕙答應了。第二天早晨。荷生尚沒有起身。小蕙就跑來道：「荷哥。紫玉環已經找着了。還是舅母和我開玩笑呢。」荷生問道：「你怎樣找着。」小蕙道：「我昨晚照你的話。裝睡。到半夜的時候。舅母忽坐起身來取牀頭那枝竹竿。我要看伊做什麼。當時也不會做聲。伊忽地把竹竿將那燈盞攪翻。我

那時不能聽你的話。不覺叫道。好一個大鼠子。舅母不覺嘆的一聲笑道：「癡孩子。什麼大鼠子。不過我和你開玩笑罷了。玉環不是在那裝匣的嗎。」我今天早晨起來一看。果然在裏面。」荷生道：「蕙妹。你道舅母是真的和我們開玩笑嗎。不是。伊確實想這玉環。我們初到的時候。伊看見就很羨慕。現在因我們將要回去。所以私卜把環收藏起來。反拿鼠子騙你。我昨天在房裏一看。見沒有鼠穴。并且鼠子也不啣這種東西。心裏很是狐疑。後來看見舅母時常望那竹竿。那竹竿的長。恰同牀離桌的路相等。并且那竹竿頭上。還有油跡。我心裏就疑舅母。所以教你如此如此。不

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料果然被我偵探就了。如今我們再不可在這裏耽擱了。」於是二人急急告辭回家。舅母也就不相留了。

短篇小說

糊塗偵探案

(七) 朱秋鏡

孝子的孫子的孫子

說到可怪的遺傳性。往往有一種神祕而不可測的道理蘊藏着。隨便那一個人。他平日的行為思想。這其中總有這麼百分之幾。類于他遠代或近代祖先的性質的。有時雖不可見。有時却顯而易見的流露出來。這種道理。相信者。也

不止是白芒一人。只不過白芒是迷信此律。狠厲害的一個人罷了。所以當時聽了他的朋友從真茹來的韓多士。詳述他鄉間一件逆倫案子後。總是搖頭不信。他辯駁道：「多士。這一件案子。雖是到處傳遍了。但是無論如何。我總覺有些疑惑。你要知道。那外面罵他大逆不孝的王午義。乃是王有銘的孫子。這王有銘又是大名鼎鼎的王孝子的孫子。所以王午義便是王孝子的孫子的孫子啊。你想。這王午義既然是王孝子的一脈真傳。那麼親誼雖遠。究竟多少有一些王孝子孝的遺傳性。要是存一些些的孝心。便不會做出這背倫悖理的事情來的。韓多士笑道：「白芒

你的理想或者不錯的。但是社會上的輿論。幾乎衆口一辭了。那王午義倘有冤枉。却非白芒兄替他設法不可了。白芒起身道：「不錯。爲人道計。我便不得不盡力了。多士。我跟你到真茹去跑一跑罷。於是兩人查了火車表。乘着九點半鐘的快車。趕到真茹來。一直尋到王午義的老家。只見那門前巍顛顛的立着一座石牌坊。上寫着：純孝可風四個字。想來便是那王孝子一生的成績品了。想不到二百年後。竟有這樣絕對不同的事實發生出來。當時二人走進門來。見了那王午義的妻子張氏。一身素服。憔悴可憐。白芒述明來意。張氏聽了。自然感激。說了許多請求

良晨箋

良晨箋是一種最
新美術信箋。
張枕綠題字。嚴
個凡補畫。格式
極別緻。
印有紅色綠色藍
色三種。任憑選
擇。
購備自用。顯得
自己的考究。贈
送親友。費少而
惠厚。
多購照批價。信
箋長年可用。樂
得特別便宜。

每百張實價大洋二角。

每壹千五百張。實價大洋二元

每四千張。實價大洋五元。

寄費不加。郵票通用。

上海南市新碼頭裡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

幫助的話。白芒便細問原委。張氏一一說明。原來那王午義家中狠是有錢。午義在上海一家銀行辦事。不時回來。但是金錢方面。老母管得狠嚴厲。平日間母子二人。雖是有些齟齬。但是也不會大鬧過。說到毒斃二字。更覺冤枉。想來決不會有的。但是證據甚多。所以一時脫不了干係了。那一天。老母爲了病中胃口不好。所以叫午義到上海去買了麥糊粥回來。要想養食。無奈這種東西。鄉下人家燒不來的。所以祇好由午義自己來燒了。不料吃了麥粥之後。老母頓時七孔流血而死。一時鄉里咸知。掩嘴不得。於是驚動官府。定要來相驗。驗過之後。查出的確是

服了砒毒而死的。但是那剩餘的麥片內。却也查過。不見有毒。必是有人下毒於粥罐。於是午義便犯了嫌疑。將他提去審問之後。偏午義又供出那天爲受了他堂兄弟仁甫之托。代他撮了一劑藥。又因爲毒斃老鼠之用。順便托帶一包白砒。所以在南。百德堂藥店裏去買著的。但是買來之後。早已交與仁甫了。堂上聞了此語。又把仁甫捉了去問時。仁甫又說。藥是有的。砒霜却没有買過。於是又差人到南布百德堂內去詢問。果然有砒霜賣給過王午義的。還說因爲他是熟人才賣的。倘是別人來。便不會賣給他了。總料不到他買了去。也會出毛病的。這樣一來。

王午義便犯了莫大的嫌疑了。從此拘禁在監獄裏。這事情也傳遍了各處。那白芒聽張氏縷述情形。一聲也不響。韓多士覺得真誠實據。事無可爲。現着失望的顏色。問白芒道。你看這事如何了。白芒道。且不要說。他可否讓我們到室裏去檢察檢察。或者可以尋些頭緒出來。張氏答應了。陪他們登樓踏進房去。這房間裏都是據木的器具。倒也清潔。正中一隻大牀。牀橫邊有一隻箱櫃。櫃上放着一只洋油爐子。據說麥糊粥便在這上面煮的。白芒仔細一看。見那箱櫃四面。收拾得狠乾淨。也看不出甚麼。但是倘然有人把藥物放在洋油爐子上的粥罐裏。牀上的人。

■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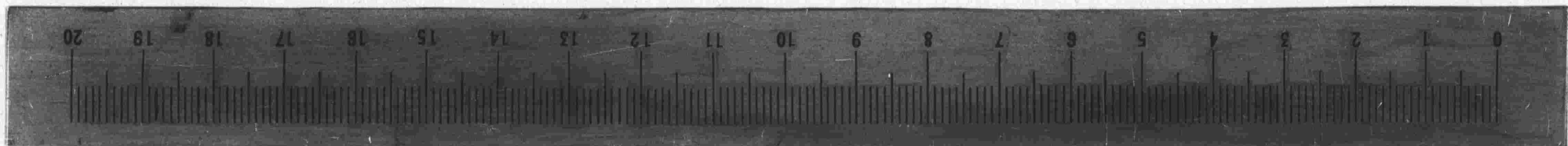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是決看不出來的。便是房內的人。倘然不留心時。爲了身子的遮掩。也不會看見。白芒偶見箱櫃後面靠牆的隙縫裏。有二三個紙團棄在那裏。便偷偷的檢了出來藏了。也不言明。却對韓多士說道。我已看過了。不必再逗留在此。我們走罷。張氏送了他們出來。再三重託。懇求救出伊丈夫來。又說現已請上海有名的李伯清律師出庭辯護。有事時可去找他商議。白芒答應幫助。二人走上一家小茶館吃茶小憩。韓多士問白芒可曾看出甚麼端倪。白芒道。雖不會查出甚麼。但是午義的冤枉。却格外顯出了。你只消想一想。王午義倘是毒殺母親的。豈肯自供買過毒藥呢。我

看他那堂兄弟王仁甫。到着實有些嫌疑呢。韓多士道。但是他不會進過房去。怎能下毒呢。白芒道。倘然另託他人代放。也可使得的。多士訝道。難道叫張氏去下毒麼。我想那可憐的張氏。決不會的。白芒道。或者竟會如此。你豈不聞最毒婦人心嗎。如有特種原因。便顧不得許多了。多士搖頭道。你隨口亂說。我無論如何。不能相信。白芒道。不完全的證據。却也有些。你看。這是甚麼東西。說着。從袋中摸出方才拾來的廢紙一張。韓多士接來一看。只見那紙却是一張團縐了的厚外國紙。雖是縐了。隱隱約約可以看出原底的摺痕來。乃是長方形的包子。還有一點點

的黑迹。開了開。也聞不出甚麼來。便說道。我看這乃是包珠子翡翠女飾用的。也不見有甚麼點。白芒道。你不見上面的黑點嗎。我要叫化驗所去驗呢。諒必有砒毒餘留着。唯其是女飾包紙。所以那張氏頗有可疑了。多士道。這也不能一概而論。便是午義也可得到這紙來一用的。白芒只是微笑。起身道。天也晚了。不用說咧。橫豎要有別的證據。才能決定。不如到你府上去休息一會罷。二人起身。出了小茶館。這一晚白芒便住在那裏。一連兩天。白芒東訪西問。想得些參考證據。無奈社會上的輿論。差不多衆口一辭。都說午義不孝。竟也探不出甚麼來。王午義也已解



十七年後的

此書內容精選廿六篇。作法新穎。何海鳴先生論爲得歐化之精髓。而割棄皮毛者。描寫之妙。能令人笑。令人哭。令人如癡如醉。卽其外表。亦有可言。(一)書作橫式。若賬簿然。非常特別。(二)銅版紙六張。刊印張君著作時。搜想時。小憩時。及其家庭佈置等照片。復刊張君墨蹟。(三)全書用瑞典紙。以昭鄭重。(四)逐頁圍花邊。逐行夾點線。精美無比。全書二百餘頁。實價大洋七角。

▼仍售特價大洋五角

▼寄費免加郵票通用

上海南市新碼頭裏

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

(影縮頁一之四後年七十)

惠蘭倒後聽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。再看怎樣的
豐盛。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。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。
伊還側耳聽着。只管出神。
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。寂寞河旁。又添了一種動聽
景致。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。柏夫人每從臨河
的晚曉窗中。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。常見他兩手
牽挽。交口嚙動。一乘一役。足在卻合情宜。有
時兩人題身在大柳樹背後。走得格外相近。動作却
看不清楚。柏夫人也不忍細張眼睛。勉強轉頭求。恰巧
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。使伊不得不低下頭。
去。如此情形。不止一次。弄得原西也莫名其妙。

(二) 實書

一個月中這寂寥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
所以郵票每天都有兩班却走得很快有要寄信

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

● 內容

夥友之面。畢業文憑之代價。電光裏。將來國民之母。牌與爺。無錢之罪等十三篇。

一點綴

瘦鵲作序。鈍根題籤。丁悚繪
X光照魅圖封面。

價目

每册實價大洋二角。寄費免加。

發行

上海良辰好友社

撰述者 張枕綠張舍我何海鳴

徐卓呆周瘦鵑胡寄塵范烟橋諸君。

■內容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。

雜作二十餘篇

價目 每部五冊。實價大洋

二角。寄費免加。

發行所 上海良辰好友社。

良晨雜誌

萬奇全書

奇怪稱人篇實西此
書・奇讀・情又書
・好・了編・奇內
奇也・成共又容
者要便一一趣・
快噴不冊百的紀
讀噴拍・六實載
此稱案命十事泰

▼每册大洋二角寄費免加
▼上海良晨好友社發行

內有枕綠瘦鵑少芹於蘋鴛鴦諸君之小說雜作。全畫三冊。實售大洋一角。寄費不加。

良晨好友社發行

新趣味

到上海檢察廳去了。白芒有些着急。待要回到上海。忽然這一天。正在一所廟宇前閒走時。偶然聽得有人閒談的聲音。一人大聲道。王午義的事嗎。恐怕全世界上。也只有我一人曉得底細呢。白芒突然心中一動。急忙轉進去一看。見是二個人閒談。一個是賣菜的鄉下人。一個却有些鬼頭鬼腦的。方才說話的。正是此人。白芒便去問他姓名。可真曉得王午義家裏的事嗎。那人答道。我名喚卽阿三。又名大話阿三。對於王午義的事。雖則曉得內容。詳細却也不便說出。白芒急欲知道。便又許他利益。他兀是不說。祇道。此事于我有莫大之關係。不能貿然宣布。白芒

格外着急。急又摸出自己的錢袋來。拿了一張五元鈔票送他。又答應他說出之後。倘肯作證人。因而翻案者。便再送他五十元謝儀。那阿三雖是厲害。到此時也被金錢的魔力掀動了。這才說出自己已是個小竊。這一天。正在王孝子家屋上進去。想去做一回生意。不料從窗口內看見一人。正把一包東西放下粥罐內。白芒急問道。那人不是個女子嗎。阿三道。誰說不是此人。我還認得。正是王午義的妻子張氏咧。白芒驚喜道。果然如此嗎。你的說話可當真的。那阿三拍拍胸脯子道。大話阿三。豈有說謊話之理。白芒又對他說道。你的話果然可以救得一人性命。

但是今天說的。沒有用處。須到堂上作證。然後可以有效。我看事不宜遲。你明天便須坐了火車。到上海董家渡尋李柏清律師事務所。對他明白說出。那時我也在那裏了。你記得麼。此事成後。你有五十元的酬勞啊。白芒囑咐已畢。趕緊連夜回到上海。明天一早。便去拜訪李柏清律師這位李柏清律師。自從辦了這件逆倫大案後。再隔數天。便要審斷。連夜預備。正在頭腦子漲。他要在無理中說出有理。在必不可勝的訟案中勉強說幾句違心話。豈不大難。當時聽了白芒說出補救方法。豈不快活。待白芒說明原由又道。那拾來的紙張。今天已由化驗所驗出。確有砒

■最小第一百二十九號

第三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一百二十九號

第三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毒。李柏清聽了。前後仔細一想。似乎覺得很有希望。於是兩人坐着。等候那阿三到來。可是從早晨等到吃飯辰光。還未見來。李柏清祇得留了白芒吃過午飯。又等到二點多鐘。依舊不見影蹤。李柏清未免有些不耐煩了。問問白芒。又說不出是何緣故。直等到四點一刻。才聽得敲門的聲音。只見一人昂然進來。此人頭戴青灰色外國呢帽。身穿淡灰色呢襖呢袍。外罩玄色直貢呢馬褂。扣着大紅瑪瑙的鈕子。裏面穿着白灰色呢襖呢褲子。足登一雙湖色鐵機緞鞋子。長統黑絲襪。面上雪花粉敷得雪白。要不是仔細審看。白芒再也認不出便是昨天碰見的大話阿三呢。

當下他一進來便對白芒連連拱手道。對不住。對不住。昨天說了一句謊話。倒累你們等了半天。白芒跳起來道。什麼話。你昨天的話不是實話嗎。恐怕你在那裏做夢哩。真昏了昏了。阿三反而大笑道。我不做夢。恐怕你倒在那裏做夢呢。我昨天不該貪了你的錢財。隨口胡說。後來一想。如此說謊。總不妥當。便是當真救了一人。也便要害了一人啊。幸得今天財星高照。既不要用你的金錢。便也不再來傀儡登場了。哈哈。你認得我大話阿三罷。再會再會。說罷話。竟頭也不回。一直走出去了。李柏清覺得事出意外。再看白芒。氣得呆若木雞。一動不動。望着門外。李

柏清幾乎要笑出來。叫道。白芒先生。怎麼樣了。一句話才把白芒驚醒。便立起身咬咬牙齒。恨聲不絕的說道。這廝一定受了別人的運動。所以反轉過來。只看他衣服裝飾。與昨天截然不同。便不問可知了。但也無法可想。李先生。你看如何辦法。李柏清道。也沒有什麼好法子。祇得依舊盡我的力。從法理上聲辯罷了。於是白芒先生也垂頭喪氣的退了出來。接連幾天搜查確實證據。總不能如願以償。有時一說兩面可通。有時一證兩面可合。雖沒有可以證明王午義殺母的確據。也沒有可以證明王午義未曾殺母實證。於是難爲了白芒東奔西走。足足隔了一個

● (小說) 漂泊。失業。病中日記。失戀。惆悵。來鴻。譴責後。他的回憶。 (詩歌) 秋深懷故人。期待。心去了。鐘聲。夜半鐘聲。伊死了一年。苦惱。雜詩。○

每冊實價一角二分

寄費

良晨好友社代發行

冰晶

小說詩歌集

再版
大江集

每冊實大洋一角一分
上良好社發

鵬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。原價大洋四角五分。合購廉價大洋二角五分。存報不多。欲購請速
良晨好友社啓

紅土綿

……是多情人不可不讀之書……

「纏綿」一書。專記古今中外失於流傳之風流軼事。有哀情。有豔情。有不可思議之情。纏綿悱惻。讀之令人神往。書爲張枕綠先生所著。出以文筆筆記體裁。共有二十餘篇。文筆清麗婉委。寫情如畫。嚴箇凡君繪封面。曰心繭纏綿圖。亦精絕。書已付印。愛讀者請拭目俟之。

▼良晨好友社預備

一編。外加彩色封面。由嚴篁月先生精繪美女畫。張枕鴻先生題字。先自第一號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。付訂四編。每編實價大洋五角。准於十三年元旦訂出。凡在年內來費預約者。特別優待。每編祇收大洋四角。四編合購。祇收大洋一元五角。寄費不加。滿洋請由郵匯。外埠以發信日爲準。

良晨好友社佈

良晨好友社佈

多月，直到王午義定了死罪。王仁甫開釋了之後，才能休。這一天。距離王午義執行死刑後。已逾三個月了。韓多士又來拜訪白芒。問白芒對於此案。到底有何見解。白芒搖搖頭道。從前確定不移的意見。現在又有些疑惑了。停了一會。韓多士又問道。那末關於遺傳性的研究。近來想是格外進步了。你說倘然王午義當真是殺母的兇手。那孝的遺傳性上。有何根據。白芒徐徐答道。有的或者他先代的女性一方面。有甚麼惡根性遺留着。却也未可知呢。

琴韻花影

又一慘綠少年

這悠揚而宛轉的琴聲。漫佈在腦

幕裏。順着神經系。直撥到心房裏。實在美感極了。

伊在校裏的時候。旁的科學。都不高興研求。惟有音樂一科。伊却是極盡心意去研習。久而久之。伊音樂的程度。高妙極了。無論什麼批評。亞那啊。梵鳥鈴啊。都是奏來音節鏗鏘。超神入化。

那天我正是無聊得很。伊便吹着口琴逗引着我。我細細領略。却是拜輪氏的豔詩。這時飄飄然。如在大羅天上。聽廣寒仙韶。我幾乎麻醉了。

花插中的玫瑰。低倒了頭。似乎在那裏微笑。發出一種甜蜜濃郁的妙香。直撲到鼻孔來。我猛不防已和玫瑰接了一個吻。伊放下了

花朵。吃吃的笑道。『喂。你低倒了頭。在那兒想甚麼？』

我吃了一驚道。『不……不……因為聽了你的鈞天妙奏。簡直可以使人入魔的。方才我真直是入魔時期呢。』

那時我便張着雙手。想上前去。抱住伊的纖腰。却撲了一個空。阿呀一聲。醒了。原來是一個時常溫着的舊夢。

關於小說之文

小說作法漫談

寒星

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比較。短篇小說譬如快照。在照像裏。凹凸鏡

■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一百三十九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的焦點。必要有一定的。在短篇小說裏。這種焦點。便是印象所統一的中心。不論一個人物。一樁事件。全部的印象。都統括在這一點。只要這一點捉住了。其他省略。也

能得到全體印象的效力。長篇小說則譬如一捲很長的影戲片。含有連續表現而來的許多焦點。這許多焦點前後間之連絡。便成了一篇長篇小說的梗概。

短篇小說概說自下期起。照常刊載。

編輯部白